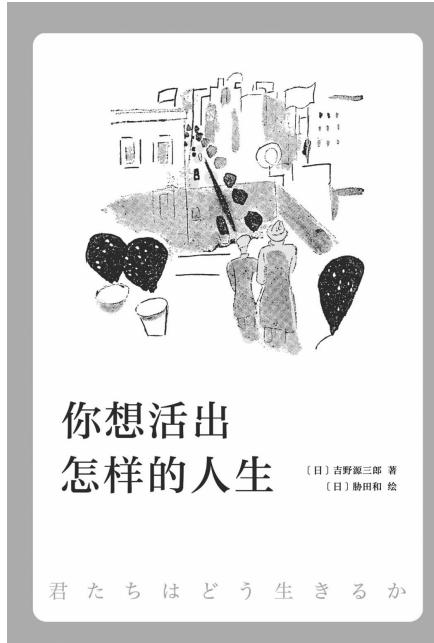


咚的一声,迸发出宏大的思考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日)吉野源三郎著
(日)胁田和松绘

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

南海出版公司译史诗著

月亮悬在空中,安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小哥白尼突然想到他们和月亮之间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而一股肉眼看不见的力量越过了这一距离,正在地球和月亮之间发挥着作用。莫名的思绪涌上小哥白尼心头,他对舅舅说道:“舅舅,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说的牛顿的故事吗?”

有关牛顿的故事,是餐后吃水果时舅舅讲的。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边削苹果一边说:“牛顿和苹果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吧?看到苹果掉落,他就想到了万有引力。但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吗?”三个人都不知道。于是舅舅又问:“你们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吗?”三个人还是默默地摇了摇头。“这样啊。”舅舅歪了歪头。就在这时,苹果正好削好了,果皮掉在托盘上,于是他把牛顿的故事抛在一边,吃起了苹果。

听到小哥白尼这么一问,舅舅也想起来了。“对、对,刚才我们是来说那故事来着。”他停下脚步,点上烟,缓缓地边走边说起来,“那时我刚上小学,某份报纸正月的副刊是一组三色版油画,共有三幅,画的是武烈天皇踢死野猪,孟母剪断正在织的布、训诫儿子,还有牛顿看到苹果掉落后站在原地沉思。

“……武烈天皇的故事最好理解,而孟母的故事也不难……唯独牛顿的故事,当我进一步思考到为什么时,发现糟了,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那么,舅舅,你是什么时候明白的?”小哥白尼问。他十分在意舅舅在自己这么大时是否已经弄明白了……

舅舅答道:“我一直觉得是个问题,但也没有执着到无论如何都想解决的程度,结果一直拖到了上大学。”

“啊?上大学?”小哥白尼眼睛都瞪圆了,北见也笑了起来。

“是啊,上大学前我一直都不明白,只是隐约觉得,大概是牛顿在深入思考物理学问题的时候,苹果突然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落地,牛顿猛地回过神来,结果了不起的想法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

“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是北见问的。

“其实根据专家的看法,从苹果想到万有引力的故事究竟有多大可信度还存在疑问,是否属实也不确定。我上了大学后,有一次询问学理科的朋友,他向我说明牛顿的思维可能出现了过的轨迹,我听后才恍然大悟。”

“什么样的说明?”“我们也能听明白吗?”小哥白尼和水谷接连发问。

舅舅慢慢吐了口烟,继续说道:

“嗯,能明白。苹果突然掉下来时,当然是有某种想法灵光一现,但重要的是在那之后。苹果应该是从三四米的高度掉下来的,牛顿开始思考:如果是从十米的高度掉下来会怎么样?当然,四米或十米并没有什么不同,苹果肯定会掉下来。十五米呢?当然还是会掉下来。二十米呢?也一样。一百米,二百米,高度逐渐增加,但就算到了好几百米的高度,苹果也会遵循重力法则掉下。”

“但是,当高度继续增加到几千米、几万

米,一直到了月球,苹果还会掉下来吗?只要重力还在发挥作用,那么自然就会掉下来,不仅是苹果,任何东西都一样。但月球呢……

“月球不会掉下来,因为地球对月球的引力和月球转动过程中向外飞出的力正好势均力敌。对了,并不是牛顿首先提出天体之间存在引力的。早在开普勒的时代,人们就认为星星和太阳之间存在引力……

“那么牛顿的发现到底是什么?他将作用于地球上物体的重力和作用于天体之间的引力联系起来思考,证明这两种力性质相同。问题在于这两种力是怎样在牛顿的大脑中被联系起来的。”

舅舅说着抽了口烟,弹落烟灰,又继续道:

“正如刚才所说,牛顿看到苹果掉落,就开始思考掉落的高度不断增加,最后到达月球的情况。重力法则原本涵盖的是地球上的物体,只要把掉落的物体原来的位置设定得离地面越来越远,一直到达月球,那么这一物体和地球的关系就不再是地面上的关系,而是天体与天体之间的关系。”

“这么一想,小哥白尼,将作用于天体之间的引力和作用于落体的重力在头脑中联系起来,不就十分自然了吗?牛顿认为两者性质相同,于是着手研究,试图证明。

“后来……长期苦心钻研,终于成功证明了万有引力。由此,在无边无际的广阔宇宙中不停绕圈的星星的运动也好,从草叶边缘滴答一声滴落的露水的运动也好,无论天上还是地下,所有事物都能用同一物理学理论解释了。在学问的历史上,这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事业……”

舅舅说到这里,扔掉了一直在抽的烟。红色的火光倏地描绘出一道抛物线,随后便消失了。“怎么样,小哥白尼,明白了吗?”

小哥白尼没有回答,而是默默地点点头。北见和水谷也都保持沉默。三个人都不明白该如何表达现在的想法。

舅舅又开了口:“牛顿之所以伟大,并不仅在于他设想重力和引力性质相同,而在于他由此出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证明了设想……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的设想,也就没有后来的研究,因此他脑中闪过的想法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听完朋友的解释,我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是如此伟大的设想,也是从出乎意料的简单之处出发的……将从三四米的高处落下的苹果在脑海中设想得越来越高,高到某一个地步,就会咚的一声迸发出宏大的思考。

“小哥白尼,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单纯。就算你认为已经完全明白,一旦顺着原先的思路继续苦思冥想,就会遇到不明白的事。”

■语录

1. 人习惯以自己为中心思考、判断事物,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即使长大后也很难改变。长大后你就会明白,能够摆脱这种想法的人在广阔的世界上实在少见。尤其是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要客观地作出正确判断十分困难。绝大多数人都会陷入自私自利的考量,所以无法看清真相,只看得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2. 一旦仅以自己为中心判断事物,就会无法了解世界的真相。这种人一定看不到重大的真理。想了解宇宙的重大真理,就必须摒弃这种思维方式。世界上的其他事也是如此。

3. 正如你感受到的那样,每个人都是广阔世界中的一个分子。大家聚集在一起,创造出这个世界,随着世界的波浪移动、活着。当然,世界的波浪也是每个分子的运动汇集在一起产生的,而人类又与各种物质的分子不同。

4. 今天你能把自己看作广阔世界中的一个分子,这样的发现绝不是不值一提的。

5. 没有高尚的思想,就无法成为高尚的人。

6. 我可以教你英语、几何或代数,却无法教你,人们聚集起来创造出这个社会、每个人在其中过着各自的人生到底有多大意义,有多少价值。

7. 想了解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何意义,需要你先活得像个真正的人,在人生中切实去体会,否则再厉害的人都无法教会你。

8. 最关键的就是无论何时都从你真实的感受、真正打动你的事物出发,不断思考其中的意义。

描摹时光

“最可爱的人”住进我们家

□袁养和

太湖之滨,梁溪河畔,是我的家乡。碧波荡漾、柳荫连绵的梁溪河,宛如一条巨大的青龙,将龙头伸进西边的太湖,而将龙尾留在东边号称“小上海”的无锡市城区。我们的村庄小袁巷就坐落在这青龙背上。

1955年,就在我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春天,我们村里住进了一大批解放军战士。

村长告诉我们,住进我们村的解放军,就是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因为营房不够,有一部分战士只能暂时借住在老百姓家里;战士们不久就要复员,各自回到老家去。

志愿军进村那天,村里敲锣打鼓放起了鞭炮,村民们像过年一般欢天喜地。家家户户都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给志愿军住。我家的堂屋里就住进了一个炊事班,一共六位战士。

志愿军战士一进村,就忙着为老百姓做好事。有的把居民家里的门窗洗刷得干干净净,有的把居民家里的墙壁粉刷得雪白耀眼,有的将居民家漏雨的屋顶修缮一新,还有的在居民家的房前屋后栽上了绿茵茵的树苗。战士们还将河埠头的青石台阶重新整修,砌得整整齐齐,接着又在小梁河上架起一座木桥,使原来隔河相望的两个村子紧密相连。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清晨,村头就响起了清脆嘹亮的军号声。一向自由散漫的农民,没过多久,竟不知不觉向这种军事化的生活看齐了;就连平时好睡懒觉的阿二和阿七兄弟俩,一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军号声,也打着哈欠急忙爬起身,早早下田干起活来。

住在我家的炊事班战士,就在我家隔壁一间空屋里建起了伙房。一到开饭时,一股热气蒸腾的白面馒头的甜香就在村上飘散开来。

志愿军进村,给我们带来多少新鲜故事呵!我们终于知道,朝鲜人称妈妈和大娘叫“阿妈妮”,称年轻的嫂子叫“阿子妈妮”。那儿冬天特别冷,老百姓家里的土豆常常冻成冰坨坨。志愿军吃不上饭,就靠这冰冻土豆充饥。至于志愿军的战斗故事,就更精彩、更感人了。

在月光下举行即兴式的军民联欢会,是村民们最开心的事。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电灯,一到晚上,村子里黑漆漆的。但是,每当月夜,月光照在我家门前一片空旷的砖场上,就像水波一样清朗空明。只听得一阵哨子声响,不一会,战士们都聚集到我家门前来了。村上的姑娘、小伙、老人、孩子也蜂拥而来。

很快,一个身材修长的战士挤出人群,映着月光,剑眉下一双大眼闪闪发光。他笑着向大家鞠了一躬,接着便将双手交叠在胸前跳起舞来。他起初只是站着跳,在场上风车似的转圈,不一会便蹲下去了,腰干挺得笔直,两手叉在腰间,两条腿弹簧似的轮番蹬出去,边跳边转圈,滴溜溜的像个陀螺。战士们吆喝着为他鼓掌打拍子,富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转眼间,越来越多的战士加入了跳舞的行列,边跳边唱,月光下满地是旋转蹦跳的身影。

晚会结束时,军民齐唱《歌唱祖国》。战士们有的吹起了口琴,有的拉起了手风琴,一时乐声大作,群情激昂,歌声笑声响彻夜空。

今年的端午节,是我最难忘的日子。那天学校放学特别早。回到家里,母亲在厨房里煮粽子,我便拿起自制的钓鱼竿到门前的河岸上钓鱼。因为已到汛期,河水暴涨,小梁河变得深不可测了。我站在河岸边,没料到脚下的泥土早已疏松,踩在上面,稍一用劲,轰的一声,便连人带土栽进河里。只听得场上有人大喊:“黑炭(我的小名)掉河啦!”一瞬间,我从头到脚淹没在河里,仰脸一睁眼,只见雪白的浪花在头顶上翻腾。我双手乱划,拼命挣扎,因不会游泳,呛了好几口水,心里清楚,这下子没命啦!

突然,我感到有一只粗壮的大手将我拦腰捞住。接着,一双大手紧紧搂住了我的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这双手已插进我的两腋,将我从河中举了起来。我即刻意识到,救我的人一定是解放军!果然,正是炊事班的大老王!他带着一身水,高高地举着我,呵呵地笑着,像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威风凛凛,从河里走向河滩,又从河滩走上河岸,一直走到我家门口的场上。这时,人们围上来,场上一片欢腾!我母亲一阵风地扑过来,嘴里喊着“救命王菩萨”,扑到大老王面前,就要跪下去叩头。大老王连忙放下我,扶起我母亲,咧嘴笑道:“嫂子,可别这样。救人是俺们解放军的本分嘛!”

端午节后,战士们都要复员回家了。大约过了半个月,解放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村。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大老王……

弹指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解放军住进我们家里的情景,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